

我許丹青

——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

邓力
何卫东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邓力 何卫东 著

我许丹青

——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洁如
责任校对 罗 丹
装帧设计 徐著林
责任印制 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许丹青：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 / 邓力，
何卫东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14-5332-2

I. ①我… II. ①邓… ②何… III. ①书画家—生平
事迹—中国—当代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18397号

书 名 **我许丹青——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

WO XU DANQING

作 者	邓 力 何卫东 著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332-2
印 刷	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 × 240 mm
印 张	12
字 数	156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序言：

记住他们，尽管有些模糊不清 1

苏葆桢：

天下“葡萄”只姓苏 5

段虚谷：

大美山川我与言 25

张宗禹：

负笈归来，落红芳心滋杏坛 37

尚莫宗：

在艺海中犁浪，在深呼吸中呐喊 49

梁白云：

园林留旧梦 砚池生烟霞 63

刘一层：

一程步履一层彩 77

李际科：

记忆的青石板上，马蹄声远 89

郭 克：

怡然居里，红樱桃，绿芭蕉，白玉兰 107

徐无闻：

永年墨痕天下闻 125

郑思虞：

砚山风雨过百年 147

荀运昌：

寂寞处，绛帐先生独乐乐 161

秦效侃：

磨难铸金声 才情正飘逸 173

后 记 187

序言：

记住他们，
尽管有些模糊不清

秦效侃先生有诗云：“嘉陵江水水接蓝，
磊磊如珠山影涵。合是德星当此聚，巍巍黉宇
重西南。”这诗，是礼赞西南大学的。先生以
其诗化的空间风景包容厚重的人文景观，润润
的诗之思中言说着西南大学名重西南的原因：
德星此聚。这德星当指那些以其德才学识塑造
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奠定了学校的学术地位 and
社会地位的学者。

检索一所大学的校历，细细梳理一页页校
历上的档案印痕，不难发现，只要是有些历史
的大学，总有那么一些“德星此聚”，励教弘
文，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学校从而影响着社会。

于西南大学而言，有吴宓、胡小石这样的部聘教授；有中国土壤
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光炯。除了他们，值得言说的
其实还有不少，因为深浅难说的各种原因，实至而不一定名归；
他们曾经筚路蓝缕的开拓，于今又有多少人记得？笔者有心于这
样的梳理：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为西南大学校历上那些应该被记

住的人作注。涉及者众，先自书画名家始，因此有了这本《我许丹青——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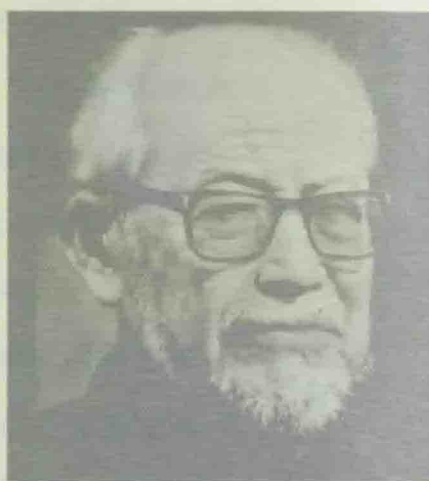
西南大学书画教育，以其前身之一的西南师范学院美工系的创设为标志，她在中国艺术界的地位与分量则可以中国花鸟画艺术教育硕士点和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书法教育硕士点的建立来衡量。前者以苏葆楨教授为代表，他开创了中国绘画领域中苏派葡萄这一新型的画种；后者以“博通训诂及金石文字之学，执教于蜀中高等学校，诲人不倦，学人共仰之”（启功语）的徐无闻教授为代表，徐先生以其学者型的书法家身份屹立于中国书法教育的前沿。往更早说，则可上溯至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西南大学的前身岁月。部聘教授胡小石，在文字、音韵、考古和书法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开创了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先河；继其后又有台静农、商承祚，他们均为术有专攻的著名学者，而又都在书法艺术上独树一帜，为西南大学书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校书画教育渐成体系，一批书画名家在西南甚至在全国越来越有影响力。

《我许丹青——西南大学部分书画名家图话》以1950年以后供职于西南大学的老一辈书画名家为收录对象。之所以名之曰“部分”，盖因材料的缺失，不能将他们悉数收尽。本书共收录书画名家12人，其中画家8人，书法家4人，除郭克先生、秦效侃先生，其余10人皆已去世。这12位书画名家以其个人的艺术作品、艺术个性和品格遗世独立，却显隐不一，既有像苏葆楨、徐

无闻等蜚声海内外者，也有像段虚谷、郑思虞这样的大隐于市者。他们工作、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生履痕未免烙上时代的物象事理。他们看似简明而清晰的人生经历，并不直线型地由近而远地简单延伸，在各类政治运动的牵附下，他们中的好几位就像非马诗中的“醉汉”，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轻易的把个宝贵的艺术华年走成苍白的记忆。然而即便是在被散漫的闲置时，他们依然以其水墨印痕，悄无声息地定义着自己的水墨人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执著地耕耘在艺术的四季里，为我国的艺苑画廊留下了或浓或淡的一笔。

历史不是宗教，历史不会再给我们千年一次的轮回，过去的人或事，不会次第再现；历史只给我们以记忆和吸取记忆中的营养的能力。写一写他们，为他们塑形剪影，让西南大学的学人学子的集体记忆中，不仅有那么几个抽象的名字，还有可以立体感受的身影——哪怕这样的身影有些模糊不清；读一读他们，从他们的个人修为中去感悟为学与人生，从他们的艺术成就中去培养我们赖以自豪的情结，从而更好地记住他们，继承他们。

序在这里。



苏葆桢：

天下『葡萄』只姓苏



避战乱，经坎坷，争朝夕，惜光阴，勤历练，结硕果……是苏葆桢先生人生磨砺的主线，而在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他将天赋、勤奋、师承、创造一脉贯通，于20世纪中后期，融会纯然的艺术精神和精湛的绘画技艺于笔底，绽放出德艺双馨的璀璨花朵。其写意花鸟画，践行徐悲鸿先生重写生、对古法或守之或续之或改之或增之或融之的教诲，继承并光大任伯年、张书旂为代表的近现代花鸟画之菁华，创作了题材丰富多样、表现多姿多彩的大量优秀画作，其卓著的成就，为我国花鸟画的发展涂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通常，一位画家会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内心世界的情志，更主要地寄托于某一物事，并以此为据点，拓展、深发开去，点线面融通协调，组构出立体的艺术主体对象，进而成为画家独特的艺术品牌形象，傲



硕果累累（1986年）

苏葆桢

立画坛，为世人所熟知和喜爱，并成为传世经典。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苏葆桢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墨彩葡萄画的创造，历经三十余年的反复提炼，最终达到熔中西绘画技艺于一炉，集色泽、光效、意韵于一体的高妙境界。他那珠圆玉润、玲珑剔透、流光溢彩、韵味绵绵的画中葡萄，已然成为国画天地里一抹永远的亮色，为我国现代花鸟画开拓出了一片崭新天地。苏先生亦由此荣获“苏葡萄”的美称，昂首步入艺术大家方阵。

一、起步学艺，避乱入蜀

苏葆桢（1916—1990），字子幹。1916年5月7日，江苏省北部距历史名城徐州百余里远的宿迁县苏圩，私塾先生苏圣泉家传出初生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圣泉先生给新生儿取名子幹，这孩子就是后来以“苏葡萄”之雅称誉满画坛内外的花鸟画家苏葆桢。

宿迁属平原地区，放眼望去，不见边际。虽处长江以北，但气候风物，亦与江南水乡接近。有交叉的河道，不息的蛙鸣。塘有鱼虾，土有蔬



白头翁（1945年）

苏葆桢

瓜，栏有猪羊，笼有鸡鸭……圩子是苏北的一种村落名称，多为同姓人家聚居，建筑物大都比较低矮。圩子的边缘一般以一条深深的河沟环绕，作为圩子的边界。

苏家有薄田数亩，房前屋后的园子里栽种了不少的花木蔬果，如月季、玫瑰、桃花、腊梅、菊花、葡萄等，既可以作为观赏物，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特别是玫瑰花，将所收的花瓣腌上糖，是乡里过年时包汤圆的好馅料。玫瑰花骨朵晒干后还可作茶。少年苏葆桢对花卉和小动物十分感兴趣，平日里跟随家人侍弄花木，浇水、施肥、锄草，到了采花作茶的时候，一家人会起个大早，于晨露中，将玫瑰花连带采下，放入竹编大晒篮，鲜艳的带露玫瑰散发出清新的香味。他常常还会把别的孩子捉到的不



促织（1960年）

苏葆桢

会飞的小鸟带回家，将米粒捣碎泡软，一点一点地给它喂食，小鸟长大后飞出去，只要一声呼唤就会飞回来。潜移默化中，少年苏葆桢对花木、禽鸟的形态结构和羽翎颜色了然于胸。

苏葆桢的父亲苏圣泉为前清秀才，喜好书画，家中收藏有一些碑帖字画，闲时每拿出赏玩。苏葆桢六岁时经父亲启蒙读书、习画，初试画笔即表现出了很高的绘画天赋。看到儿子的绘画潜质，苏老先生极为高兴，节衣缩食，不时从上海的书店邮购画谱给儿子临摹。

江苏历来地灵人杰，文人、画家辈出，老百姓喜爱书画亦是一种融入日常生活的风俗，许多寻常人家也都藏有三五帧古字画。左邻右舍见苏葆桢画画入迷，便主动把家中的藏品借给他临摹。七姑八婆要描花鞋面样，也找到他；谁家姑娘想绣个荷包、肚兜的，亦会请他画一两枝牡丹、菊花什么的；圩子里有人结亲，图个喜气，常用他的画贴在家具上面……乡间并不太讲究纸笔，硬纸、毛边纸、生宣熟宣，都可能拿来作画，无形之中，早早地锻炼了苏葆桢对各类纸品性能的把握。

上初中后，美术老师余定栋先生特别喜欢苏葆桢的聪明颖悟。余先生是上海老画家张律光先生的弟子，对萧谦中、胡佩衡的山水画和张书旂的花鸟画都颇为熟悉。在余先生的悉心指教下，苏葆桢画技大长，学期结束时，全校举行绘画课外小组画展，他顺理成章地得了头奖，奖品是一本《书旂画集》。也许从那时起，苏葆桢即与张书旂先生结下了师生缘，到大学时这个缘分得以坐实，他成了张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张先生的画风直接影响了他整个的绘画生涯。

初中毕业，家中无法负担他投考美术专门学校的费用，苏先生只好就读本校职业高中部，学习玻璃制造。职高部不但教绘画技艺，还让学生给校办工厂设计制作多种工艺品，对学生锻炼尤大。后来，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窑业学校。转眼间高中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苏先生留校任职，一边担任刻印钢板印刷材料之类的杂务工作，一边也为学校的窑品设计图案和

画样。1936年，窑业学校得到几名公派留日名额，到日本学习玻璃器皿的制作，苏先生也在入选者之列。大家欢天喜地治装出发，都到了上海，准备乘海船东渡时，忽然传来消息：不走了！因中日关系突然紧张，留学之事取消，苏先生等又重回窑业学校。

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宿迁城的上空也常常有飞机低沉的轰鸣声呼啸而过。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苏先生与学校的几位青年教师相约去参加青年军抗日，但未曾与日本人交手。1937年底的隆冬时节，快旧历除夕了，军队正匆匆行军于河边，忽遇日军飞机轰炸，大家慌忙躲到桥下。河面结了冰，大家就站在冰面上。由于人太多，冰层垮了，齐刷刷地掉进了刺骨的冰水里，冻得人直打颤。飞机飞走后，大伙儿才从河里出来，脱下衣服烤得半干又穿上。当兵既没仗可打，还整日东躲西藏，总不是个事。于是他们几人向官长告了假，回到窑业学校。此时，日军已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正向南推进，学校也准备内迁，校长章纪南先生见回来了几个青壮年，非常高兴，拉着他们说：“我正愁得没办法，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赶快打点学校的有用之物，迁向内地。”江苏省立窑业学校就这样开始了迁徙逃亡之旅，苏先生与学校师生一起告别了故乡江苏，向着大后方而去。

学校一行到了武汉，才知道湖北根本不能停留，日本军队已经向武汉逼近，只得继续向西进入四川。入川的船票极难买到。苏先生个子高，自告奋勇去买船票。足足排了两天两夜的队，才买到二十多张船票。当他满头大汗回到旅社，才发觉多买了几张票，赶紧又回去把票退掉。事后，同事们笑他太老实，如把船票拿到码头去卖，岂不多赚几百元钱。

从武汉西行，进入三峡，江面陡然变窄，江水湍急，两岸山势笔立，船在峡江中行走，不辨时日，羁旅之愁油然而生。

校长章纪南先生有一位同乡在四川省江津县教育局任职，力荐将校址设于江津，一是这里物产丰富，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二来濒临长江水道，



丰收（1959年）

苏葆桢

交通便利；三则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生活花费相对较低。1938年，校址就定在江津的中渡街，与县城隔江相望。

中渡街抬头可见长江水浩浩荡荡奔流向东，仿佛随时可以带去对故乡的思念。小街的青石板路两边有几家店

铺，卖江津老酒、五香花生米、胡豆等，还有一家卖洋火柴、蜡烛之类的日用品。江津的烤花生出名，街上有几家烤房，空气中都飘着烤花生的香甜味。这一带还盛产广柑、甘蔗，一到收获季节，成筐的金灿灿的广柑和成捆的甘蔗堆满码头。乡民亦重教育，大都乐于送孩子读书，许多人家都是诗礼传家，确实是一处办学的好地方。新安顿下来的学校更名为江津窑业学校。苏葆桢也随学校安定了下来。

二、名校熏染，大师真传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辗转到了重庆，中大的校址就设在重庆大学旁边的松林坡。校舍自然十分简陋，是用竹木编搭的几十座房舍，教授阵容却十分强大，单单美术专业就有徐悲鸿先生、陈之拂先生、傅抱石先生、张书旂先生、黄君璧先生、吕斯百先生、吴作人先生、谢稚柳先生、李瑞年先生、秦宣夫先生、黄显之先生等在此任教。蒋介石曾亲任中央大学校长。一时间，西南重镇重庆的文化、艺术氛围空前浓厚。

很快，中央大学艺术系开科延考。从四面八方逃难到大后方的青年艺

术学子和川中艺术学子，终于有机会进入战时国内最高学府求知学艺，考生们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应考。中大招生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江津，一下就激活了苏葆桢久积的渴望，当即鼓足干劲，积极备考。1939年9月，苏先生红榜高中，如愿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

中大学艺的五年中，苏葆桢系统地、刻苦地学习绘画技艺和绘画理论，是他画艺画技突飞猛进的时期。

中大艺术系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基本技能的训练，一、二年级系统学习素描，进行石膏写生和人体写生，打造学生扎实牢固的绘画基础。在此基础上，又以速写和默写的方式训练学生的造型能力。速写要求在极短的时间里抓住物象的特征并能以笔墨传神。默写则是根据生活中观察到的瞬间生动物象，凭着敏感的记忆力和印象默写描绘出物象的原貌。直到三年级，才开始分科学习油画或国画。

艺术系的教授中，以系主任徐悲鸿先生对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影响最大。徐悲鸿先生衣着朴素整洁，态度和蔼可亲，不仅不抽烟喝酒，连品茶的习惯都没有，渴极时找杯温开水一饮而尽，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有时为了节约时间，叫同学顺路代买点白薯或烧饼充饥。对学生他总是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和优势，鼓励、激发学生的特长和潜能。他常对学生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多画画是最重要的。”还把自己珍藏的画册和图片带给同学们看，进行详细的讲解。他



百花齐放（1961年）

苏葆桢